

方桂與我五十五年

徐櫻

克和題



方桂与我五十五年

徐 樱

商 务 印 书 馆

1994 年 · 北京

FANGGUI YU WO WUSHIWUNIAN

方桂與我五十五年

徐 櫻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)

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ISBN 7-100-01628-2/K·378

1994年4月第1版

開本787×1092 1/32

199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字數148千

印數1 000冊

印張7 1/4

定價：8.10元



April 1993

作者 (1993)



December 19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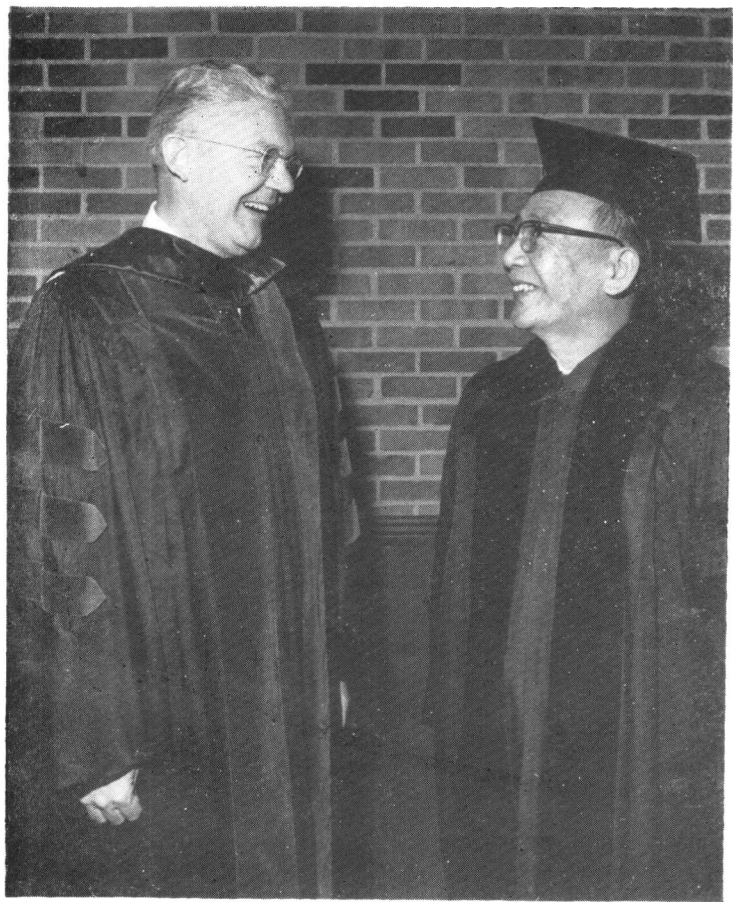
李方桂 (1971)



李方桂與徐櫻（1939）



趙元任夫婦與李方桂夫婦（1939）



美國米西根大學校長授與李方桂榮譽博士學位（1972）



許德珩與李方桂（1983）



陳省身與徐櫻（1990）

序

讀了徐櫻姊的書稿，感慨萬千。方桂比我大九歲，但我們可說是同時代的人。我們的歷程，相同處實在很多。我們都經過了歷史上未有的變化，我們都想從學術貢獻於國家的現代化，我們都經過了關係國家存亡的抗日戰爭。一生播遷，弦歌未輟，我們都是幸運的人。

早在清華讀書的時候，就聽見了方桂的名字，知道他是一個傑出的青年語言學家。國學主張“讀書必先識字”，所以文字學，那時叫作小學，是國學的一重要部分。等到方桂同趙元任先生等把範圍擴充到語言，利用近代的方法，就奠定了中國語言學的基礎。這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三十年代方桂曾獲中央研究院的楊銓獎。那時中研院有兩個全國性的獎：人文科學的楊銓獎和自然科學的丁文江獎，是國家最重要的學術獎，當事者無意續辦，便都消滅了。在方桂以後，我曾獲丁文江獎，所以我們可說有“同榜之雅”。

我們初見大約在五十年代在芝加哥。那時我在芝大教書，方桂來教一個夏季。一見如舊識，兩家相聚為歡。方桂寡言，櫻姊熱誠，我們對事的看法，有不少相同之處。我從小愛讀徐樹錚將軍的四六通電，也佩服他領軍入庫倫的壯舉。我們間又多了一層關係。

書中內容已成歷史。我們的時代過去了。現代的中國已有一個廣大的有新知識的民衆，已不是一個弱國。希望從此加

緊建設，全民合作，使廿一世紀的中國是一個模範的國家。

陳省身

1993年8月

目 錄

方桂與我五十五年	徐 櫻(1)
思念母親	李林德等(197)

附 錄

悼念我的老師李方桂先生	馬學良(201)
非漢語語言學之父	丁邦新(207)

方桂與我五十五年

1 緒言

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，方桂同我離開一住十五年的人間仙島夏威夷，來到西岸灣區大女林德附近定居。夏季培德兒一家來此省視，兒媳燕生感覺方桂和我都漸入暮年，提議留點兒錄音，以便將來若寫傳記有所根據，方桂以玩笑的口吻錄了一小段兒。以後，我曾屢次再請他把幼年的趣事，家裡的大事，他求學的過程，以及治學的經驗等等，再繼續錄一些，他總是謙遜地說：沒有甚麼可說的，沒有甚麼可說的。

一九八六年林德又提此事，方桂雖不怎麼熱心，但是也沒反對。林德就積極地物色了加州大學的語言學博士陳寧萍幫忙，此人曾給趙元任先生作過口述記錄的，對此工作一定內行。寧萍又約了加大准博士羅仁地(Randy La Polla)先生同作訪問者。因為書成預備用英語發表，有個美國人同作記錄，對於口語方面也許較為傳真，活潑，於是在一九八六年七月間到當年十二月，陳寧萍，羅仁地二人每星期來訪問一次，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共有十二次錄音記錄。可惜那時方桂的記憶同敘述已經不如以前那麼清楚有條理了，所以有時插入我的補充，有時林德或培德在場時也跟着提到一項兩項。另有我初過門兒時，隨侍婆母時面諭的掌故，軼事，尤為可貴。還有山西同鄉趙秉璇先生給我節錄一些山西省縣志的資料。綜合了這些，

以及門人，朋友，同事弔悼的詩文搜集成冊以奠於方桂逝世五年之祭。

2 識荆

我和方桂締交三載，結婚五十五年，我所認識的他，有三個階段：壯年，中年，老年。瀟灑的學者，循循善誘的良師，慈祥的老人。但從來也沒聽到他提過，也沒想到他顯赫的家世。今據同鄉趙秉璇先生寄來的山西昔陽縣志，節錄其中一二小段。否則後世子孫很難知道這些事情了。

祖父希蓮公，字亦青，號仙峰。自幼聰穎好學，曾與李用清，李鳴鳳同學於晉陽書院。每月考試，三人循環冠榜首，晉人稱樂平三李。咸豐庚申年（一八六零年）中進士。一生官運亨通，侍母至孝。老人家出生是難產，母郭太夫人幾乎喪生，卧病經年，留有夙疾，多年後病發不治。老太爺割骨療親，母病痊愈。以後每年生日，老太爺都持齋拜佛，為母祈福求壽。享年八十無疾而終。（一八八三年）

希蓮公為官廉潔耿直，愛民絕賄，秉公執法。每有升遷，紳民爭致牌傘，攀轅勒馬，不能成行，有貧民瞽婦，追呼李青天。其情其景至為感人！（一八九二年）

父光宇公，字簡齋，號印巖，光緒乙卯（一八七九年）中舉，庚辰（一八八四年）捷進士。歷任顯職。署肇陽羅道臺一任，就是十餘年。勤政愛民，創辦女學校，設立戒烟局。宣統初年，朝政日非，掛冠求去。一九一一年，廣州黃花岡起義。辛亥革命後，光宇公回到故鄉閉門讀書，不問世事。在京外宦遊四十年，卸任時竟一貧如洗。晚景生活潦倒，幾近於乞！（錄自昔陽縣

志民國四年版第二冊三十一頁——三十二頁)

方桂出自世家，從小苦讀。從二十四歲到二十七歲三年中連獲學士，碩士，博士三個學位。一生不慕榮祿，不熱仕途。他從未離開語言學領域，默默地耕耘，循循地施教。交遊廣闊，桃李滿門。昔陽縣志稱李氏祖孫三傑。(昔陽縣志民國四年版第二冊第三十四頁)

方桂的兒女輩也都僥倖修了博士，學士，誰也沒離開校園。書香之家，可以說傳到第四、五代了。父祖神靈有知，也頗可以在天含笑！

3 官邸

祖父希蓮公在京外為官多年，任江西生產瓷器的九江道臺，三連其任，一共是九年。我過門時，家裡大磁魚缸，荷花缸，磁花盆，細磁餐具還有不少。前清京外的大官，每一二年都要回京述職，現代的術語就是作匯報。那麼北京城裡，總要有一所官邸，隨時應用。這所官邸坐落在東城最繁華的地帶，大甜水井九號。四進正院，有垂花門，敞廳，遍植桃梅松柏。一進偏院有甜水井一口，太湖石假山，種植海棠紫藤丁香是花園書齋。前庭後院八十餘間，迴廊曲折幽雅。朱紅雙扇大門，門前有上馬石，門內有轎廳，門坎兒一尺多高，雙環提起，可進騾車，後來則進洋車、汽車了。臨街有一棵彎彎的棗樹。這所官邸是當日父親光字公出任前，在北京購地鳩工，親自經手監造的，十分堂皇堅固，數次興衰。太夫人和我都在此巨宅內過門。老人家抗戰後歸來在此壽終設祭。多年以來，這座巨宅已改為大甜水井小學，雖然是物盡其用，可是已非李氏所有，這所巨

宅近百年的滄桑史，言之痛心！

4 世家

方桂的母親何氏兆英，出自名門。她是左督御史何乃澄公的長女。自幼聰明，有見解，精于繪畫，曾是慈禧太后代筆的女官之一。外祖宦場出入，有時有賴長女幫襯。因此二、三、四、五妹都出嫁了，才把長姊太夫人許配給外祖父的同年進士光宇公。太夫人歸李氏時已經二十九歲，又是三續弦。前房有長子，房中還有二名姬妾。嫁後雖是夫人，但當時的日月，也頗多難言之苦！幸而太夫人過門後，連生一女三男，方桂最幼，父母的寵愛是可以想像的。尤其太夫人對於兒女，更是視如珍寶！官家僕婢如雲，各司其職，太夫人更是一心一意只是在兒女身上下功夫，凡事親自調度。幼年保其健康，及長使其受最好的教育，姊弟四人，大了都各有所成，雖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，太夫人的籌謀策畫，可是最大的因素。

我結婚後早晚問安，關於當年在廣東任上的掌故軼聞，都是婆母口述。關於方桂的趣事尤多。方桂雖然也很喜歡聽，可總紅紅的臉說：哪有此事！哪有此事！當然因為母氏所提多半是開玩笑同誇讚他的話。

太夫人年過四十，喜生幼子，嬌養的情形可以想見。據說方桂又是天生的乖孩子，很少啼哭，雖在夜間，也有人輪流抱着睡覺。林德出世時，新方法不許摟抱，她在樓上啼哭，老人家就在樓下掉淚。她說：老九（方桂大排行第九）小時，夜裡都是傭人替換抱着睡覺，怎麼他的孩子白天都沒人管，任其啼哭！以後我也只好破例再也不敢任林德啼哭了。

俊奶娘

方桂初生，母乳不足。那時不用奶瓶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雇請奶娘。雇請奶娘在那時代可是一件大事，富家官家挑選更甚。第一要身家清白，第二要人品體面，第三要年輕，只生過一兩個孩子的，乳汁才豐富營養。據說乳娘面貌若有缺陷，孩子吃了她的奶，一定會像她的缺陷，而好處如大眼睛，高鼻梁等等却不一定會像。一切條件合適了，則必須定了契約，一旦被僱，她家發生任何大小事故，都不能離職。在喂奶期間，決不許告假或外出，同時主人要供她好吃好住，也不可隨便責備他，以便產生良好的乳汁，要是吃的不好或受了閒氣，會影響乳汁，孩子吃了氣奶，也會生病。約好一年或二年斷奶，約滿要送奶娘四件首飾，或金或銀，四季衣服，被褥枕席等等。功德圓滿，大家歡喜，送她回家。雙方處得好，再作下去，那就不在契約以內了。那時的習慣，東家要是雇到了個好奶娘，多半是請她作一輩子，好像又多了一家親戚似的，成了家中的一員。

且說太夫人為方桂物色的這位小奶娘，確實年輕體面，少年新寡，乳汁又豐，是個好人選。她以哄抱小少爺為名，所以前廳後院，花園水榭，到處遊玩。她尤其喜歡到前廳和男聽差們說說笑笑，她本是風流性格，男聽差們也樂得吃吃豆腐，討討便宜。她又自恃甚高，和同事們都不大和氣。不久可就出了毛病，因她乳汁漸少，她大量地吃魚喝湯，乳汁依然日減，他偷偷剥了新鮮荔枝給方桂吸吮，暫時充饑，但紙難包火，終於被別人看見，告發了她，原來她懷孕了，只好解約辭退。

荔枝本是果中的極品，方桂以後對其他水果都無大興趣，唯喜食荔枝，他的這一偏愛，或許有點兒道理吧。